

汪巽人

回答萨缪尔森 对《资本论》的挑战

——评所谓转形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回答萨缪尔森 对《资本论》的挑战

——评所谓转形问题

汪 巽 人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回答萨缪尔森对《资本论》的挑战

——评所谓转形问题

汪巽人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幻灯制片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625印张 120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4173·93 定价: 1.10元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读 后 随 想

宋承先

自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现“激进经济学派”以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英等国）兴起了在新形势下研究《资本论》的热潮。可能只是完全的巧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70年以“转形”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冷嘲热讽的挑战，导致有关文献的大量出现。论战的论点十分微妙，使用的数学工具颇为深奥。在标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有不同的基本观点和更多的不同的具体论点；在各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在基本倾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更是众说纷纭，各有千秋。在我国，近几年内公开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

所谓“转形”问题，实质上可归结为：假如本时期的产出所使用的投入（这是以前时期的产出），即作为不变资本C的生产资料，在“转形”问题的数量计量问题上，在逻辑要求方面也必须记为它的生产价格（而不是如马克思例解时假定的它的价值），那末，要同时满足两个总量等式（总利润=总剩余价值，和总生产价格=总价值），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十分严格的。

价值理论涉及质和量两个方面，即价值的“实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交换价值或价格）。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是以呈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表面现象（即市场价格）出发，通过科

学分析，揭示了市场价格因供求不平衡而上下波动的中心或趋向点所依据的是什么东西（例如，为什么A商品的市场价格环绕一美元上下波动，而B商品则是环绕十二美元上下波动？），由是得出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论断。但在叙述方法方面，则是倒转研究的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先揭示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两个经济范畴的质和量，在第三卷揭示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表现形式：市场价格、生产价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和地租等。

因此，萨缪尔森的根本谬误之点，似乎不难指出了。但实际上并非易事。关于这一点，本书的优点之一是不停留在泛泛而谈，而是真正抓住要害，贯穿全文，反复论述；但读起来又无重复之感。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功底，而且对于那套深奥的数学工具，尤其是这套数学工具应用到本问题的相当微妙复杂之处，能够运用自如。所以，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本书作者的论点，对于我国今后开展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本书总是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值得参考的东西。此外，作者针对论题的特点，论战采用“评注”古书的形式，独具一格，读起来很有味道，这也是本书优点之一。

本书对“转形”问题本身，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即，马克思的转形理论，甚至从逻辑分析的要求来看，在数学例解中假定C的量值等于它的价值，不仅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定，而且必须这样。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的表式，不存在丝毫“缺陷”。这一点，作者的论证逻辑是十分严谨的，也是颇为新颖的。但这个问题，我迄至目前的想法，与作者并不完全一致：把转形问题作为考察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作者的论点我认为是十分有力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如果假定C的量值等于其价值，那就不会存在两个总量等式能否同时

得到满足的问题。换言之，“转形”问题本身被简单地假定掉了。怎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前提下处理这个问题，是我在思考中迄今未能解答的难题。写出来，既就教于本书作者，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研究讨论。

本书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我国的读者（包括已经涉猎本问题的同志和今后对本问题有兴趣的可能是更多的同志），应该有相当大参考价值。我自己就从本书的原稿得到很大教益。

我对于本书涉及的问题，理解十分肤浅。读后随想，难免有失误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1985年10月31日于复旦大学经济系

前言

不能泛泛而答

1981年冬，在我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许涤新同志针对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的攻击时说：“我们不得不接受他们丢下来的挑战的手套”。于光远同志指出：“有一个所谓‘转形’问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朱绍文同志作了题为《战后“转形问题”论争的若干考察》的报告，打破了我国经济学界面对挑战的沉默，揭开了研究所谓转形问题的序幕。

1983年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上，交流了八篇评介或批判所谓转形问题的论文，它们的锋芒集中于萨缪尔森。这是很自然的。萨缪尔森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大杂烩教科书《经济学》已译成中文，被誉为“世界名著”。他在1970年和1971年接连发表两篇论述转形问题的文章，攻击《资本论》。所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忌日的时候，我国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批判锋芒指向萨缪尔森，是理所当然的。

上世纪有位马克思的论敌写道：“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再次发出“埋葬劳动价值论”的号召，七十年代的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必须被正统经济学家所

驳倒——即使仅仅因为他存在过！”

所谓转形问题，是围绕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学说的论战。1896年庞巴维克提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问题，1906年波凯维兹从矛盾问题枝生出转形解法问题，1942年斯威齐复活并倡导了波凯维兹的论题，1970年萨缪尔森再把枝生的解法之争复归于庞巴维克的原题，直接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如果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那么，捍卫价值理论就是拥护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面对萨缪尔森对《资本论》的严重挑战，我们不能沉默，必须回答；也不能泛泛而答，必须针锋相对。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和要求。

萨缪尔森于1970年发表的论文题目是：《马克思的“价值”到竞争“价格”的“转化”：否定和替换的过程》（以下简称《过程》）；于1971年发表的论文题目是：《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的理解——概述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的所谓转形问题》（以下简称《概述》）。《过程》很短，中译文约三千多字。《概述》很长，中译文近四万字。

我读完他的姐妹篇后的唯一感受是惊讶不已！内容如此荒唐，手法如此卑劣的论战性文章，竟出自一位如此赫赫有名的学者的手笔？！如果我未读之前，就听到类似“荒唐加卑劣”的评语，那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如果对它的剖析仅撷取其要，以证明这种评语的公正，读者大概至多是信疑参半。显示作者名声大和作品内容劣的这种矛盾的可行办法，只能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萨缪尔森自称《过程》为数学论文。《概述》的数学内容有13个方程、两张数表和两张图形，占了一半篇幅，而另一半的文字也多半是数学演算的说明。实际上，这两篇论文是借用数学来展开论战的。因此，撇开数学内容来批判它们就难免有隔靴搔痒

之感。而且，萨缪尔森的论文还表明当代庸俗经济学家批判《资本论》已是黔驴技穷，只能用数学作为精美的羽衣，以遮饰论据告尽的光秃躯体。

为强化针对性，本书的写法采用类似古书注释的形式。以段落为单位（长段再细分），每段译文在前，评论在后，交替进行。遇有重要论点，相应的评论就长些。遇有数学卖弄，加添些必要的说明。《概述》的每节之末略加小评，每部分之末再予综合评论。在两篇论文之末均有总评。

两文的原文见英文版《萨缪尔森著作集第三卷》第276—311页。译文着眼于“信”，只是略去了原文里的着重号。《概述》里有三十九个页注，统统剔出作为附录，一般不加评论。《概述》里原为附录的四十一项参考书目，只译书名和作者，略去出版情况。所以，本书实际上译出了这两篇论文的全部。翻译《概述》时，参照了朱绍文同志的译文（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92期）。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响应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关于回答西方经济学界挑战的号召，福建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指定我着手研究所谓转形问题。本书初稿完成于1983年3月，承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已把此书列入1983年的出版计划；后因我的过失而使计划中断，今年再度列入计划。对此，我谨向福建人民出版社致以由衷的谢忱。他们愿意出版这样一本读者范围有限的学术论战性的小册子，为反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挑战提供阵地，这显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遗憾的是，我对《资本论》的理解不深，数学知识也很有限，本书的回答未必是中肯而有力的。至于它的错误和缺点更是难以避免，望读者不吝指教。

福建社会科学院 汪翼人

1986年1月

目 录

前言 不能泛泛而答 (1)

评萨缪尔森的《概述》 (1)

评萨缪尔森的《过程》 (153)

结束语 难得的反面教材 (162)

评萨缪尔森的《概述》^①

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的理解

——概述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
价格的所谓转形问题

这个题目就是荒唐的。马克思曾多次表示，他在写完《资本论》巨著后，才能着手研究资本的实际运动——竞争和信用。难怪拉法格认为，马克思必须活到一百岁，才能完成庞大的写作计划。自1906年出现的所谓转形问题，是对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学说的研究和争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是属于资本内部运动的“生理学”范围，庸俗经济学的竞争价格是属于资本实际运动的外在现象。把反映资本运动现象的竞争价格代换揭示资本内在本质的生产价格，并公然醒目地列为副题，这表明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的理解”，是以偷换概念为前提的。在《概述》全文中的“价格”一词始终是指市场价格（即竞争价格），而不是指生产价格。

^① 本书中加框部分及用新五宋排印的段，均系萨缪尔森原著的译文。

第一部分

背景分析

① 《资本论》(一)前言

(1)* 众所周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模型和第三卷的模型在体系上是矛盾的,在第一卷中,物品的“价值”同它所物化的直接间接劳动,虽然并不相等,却是成比例的;在第三卷中,直接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物品,其实际竞争“价格”相对较低,而直接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马克思的术语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物品,则相对较高。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家一般都认为,第三卷模型是回到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一种过于迟疑的不够坦率的招认,也就是承认第一卷计算“相等剩余价值率”和“价值”的新奇分析,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无结果的混乱①。

(译者注:①表示第一个页注,下同)

关于第一卷(指《资本论》第一卷,下同)和第三卷(指《资本论》第三卷,下同)的“矛盾”问题,要从经济思想发展史说起。李嘉图继承斯密的错误,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生产价格等同起来,从而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在《国富论》(1776年)到《资本论》(1894年)的漫长岁月里,经济科学历尽艰辛,最后才由马克思完整而严密地阐明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学说,如果从他和恩格斯于1862年的通信算起,到1894年第三卷问世,孕育时期达32年之久。这在经济科学发现史上是罕见的。

庸俗经济学家指责第一卷和第三卷相矛盾的唯一依据,是生产价格和价值相背离。这个依据恰恰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是生产价格学说的精髓。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所形成的商品

* 括号内系指译者所加的段落序数,这里是表示本节里的第一段,下同。译者注

的生产价格，是按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而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价值，因而同价值所内凝的物化劳动量相背离。但是，不论各生产部门之间如何竞争，就所有生产部门的整体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商品的价值总额，因而同总价值所内凝的物化劳动总量相一致。生产价格同价值在商品个体上相背离的原因，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条规律在发生作用；生产价格同价值在商品整体上相一致的原因，是价值规律在发生作用。生产价格形成后，工业品的市场价格（萨缪尔森所说的竞争价格）波动所围绕的中心，不再是它们的价值，而是它们的生产价格。

在1867年校对第一卷清样的通信中，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必将招致庸俗经济学家的某种怀疑。马克思的复信认为，要消除这类怀疑就必须论证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论证这一转化的前提是要阐明劳动力的价值和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以要等到第三卷时才能冰释疑窦；要预先打消怀疑，就会损害全书的辩证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暴露庸人愚蠢的一种陷阱。在1867—1894年间，不少庸人果然因昧于辩证方法而堕入陷阱。既暴露愚蠢又裸示卑污心灵的典型人物，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洛里亚。

显示辩证方法全程的《资本论》全四卷，早已传遍全球，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全部函件早已公诸于众。现在，鼎鼎大名的萨缪尔森却还在唠叨着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看来，《资本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读、而又永远读不懂的一部“天书”。他在题目中写下了等式：生产价格=竞争价格。在这一段中再导出连等式：生产价格=竞争价格=传统经济学。萨缪尔森的论战手法是：先赐谬误，后施讽刺。谬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就是萨伊的经济学；讽刺：马克思的招认是扭扭捏捏的。庸俗经济

学派早已敕令价值=价格，因而透过市场价格去探寻价值实体的一切科学研究，就一律被斥之为“不必要的无结果的混乱”。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就不接受这种批评。从此以后，作为马克思理论集团成员的一种标志，是赞同以下见解：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1）在哲学上是富有成果的；（2）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上是重要而中肯的；（3）对于洞察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是决定性的。

这种批评正是庸人昧于辩证法而落入陷阱的嚎叫，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7年就预计到的音响。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随时驳斥这种批评，以捍卫劳动价值论。

(2.2) 同本文的综述有关的、并关注转形问题的技术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4）第三卷的利润率和价格（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必须依靠（至少是要有效地利用）第一卷分析所论证的总剩余；（5）马克思本人已经指明（尽管大家认为不太精确地指明）第一卷的不同于微观经济学的价值，是怎样“转化”为现实世界的价格和利润的；（6）一大批的后继作者（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波凯维兹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如斯威齐、温特尼兹、迈、多布、米克等人）已经消除了马克思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化程式中所含的近似和略微不当之处；（7）所以，目前情况是由马克思开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最终竟为现代经济分析应用的高等数学所证实。

西方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家斯威齐，在1942年把波凯维兹于1907年所写的论文吹捧一番以来，引出了一批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家，顺着波凯维兹所铺设的轨道滑翔，据说已经消除了马克思的转化程式中的欠妥之处。在这批分析家的头脑中，辩证思维已经让位于数学技巧的卖弄。

* 第二段较长，分为两小段。这个段落数序表示本节第二段的第1小段，下同。
译者注。

在第(4)点中,他再次提醒读者,第三卷的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第三卷的马克思就是萨伊。第(7)点的奇谈怪论是:经济规律的理论分析,竟由高等数学来证实。波凯维兹的古董沉沦35年之久,突然被发掘而成为珍品,当然不是偶然的,其历史条件就是数学应用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的泛滥。西方经济学界有一种迷恋数学的狂人,他们似乎向往着天文学家的幸运,就象用纸上笔头找到海王星一样,能发现影响资本运动轨迹的某个隐秘星座。

(3.1) 在这里,我想对这个著名的转形问题进行为期过迟的评论。除了塞顿于1957年所写的很不出名的论文外,转形问题的讨论都具有邪恶的巫术性质(波凯维兹在1907年就使用了代数程序,但是它的根本意义从来就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

如果把转形问题理解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研究,那么在1862—1895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辩证地历史地解决了这个经济科学的重大难题。正是这个难题的突破,惹生了庸俗经济学派的“邪恶的巫术”。当年庞巴维克的点金成石的巫术是:把《资本论》逻辑的严密幻变为马克思体系的崩溃。当代萨缪尔森的法术是: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幻变为瓦尔拉的均衡价格。

所谓转形问题的含义,是指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表式中有关量的计算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第三卷第九章的转化表式,只是说明理论分析的一种例解,因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什么解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转化表式不够精确,从而纷纷提出各种解法。在这里所展开的讨论,同1957年的塞顿的论文一样,都不具有“邪恶的巫术性质”。所以,他认为“转形问题的讨论都具有邪恶的巫术性质”,是一种学阀式的武断。至于波凯维兹的代数程序的“根本意义”,就是根本毫无意义。只有数学迷恋症的患者,才会把波凯维兹的古董当作必须“充分理解”的

宝库。

(3. 2) 在里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时代，当处理这个问题的纯粹逻辑方面，没有理由故弄玄虚或进行党派性的论战。由于纯粹逻辑问题可以澄清，并能同时满足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这里将放弃评论剥削假设（无论是本世纪或上世纪提出的，无论是静态观察和动态观察）在实际生活中的效验②。

所谓“里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时代”的赞誉，最好让后代的经济思想史书去评论是非。如果说，这两位学者掀起了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狂热时期，倒是贴切的。尽管时代在变迁，涉及转形问题的论战从1896年到现在，从来就是党派性的。批评家面对马克思的铁的逻辑，总是避开逻辑和故弄玄虚，从庞巴维克到萨缪尔森无一例外。马克思早已把逻辑问题彻底澄清了，但是不能满足反对辩证逻辑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有无剥削存在的论战，首先要接受实际生活的验证，绝不是逻辑混乱有无澄清的问题。为了澄清逻辑而放弃现实的验证，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混乱。

(4) 第一部分提出争论的注意中心，并讨论为理解它所需要的分析工具。第二部分可以独立于其他部分来阅读，它对马克思的劳动受剥削理论所持的论点，作了周密的表述；我希望它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有用处。第三部分是评介和阐述在文献中出现的不同作者的各种分析论点。

第一部分里的“分析工具”是数学方程和图象直观；读者将看到的不过是故弄玄虚、故作深奥的数学游戏。第二部分是《概述》的主题歌，读者将会断定他自诩的“周密的表述”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用处”。第三部分是大杂烩，读者很难从他的“评介和阐述”中获得清晰的印象。

(5. 1) 也许，我应该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在题目中标出“所